

村子西头一片岗地，水上不去，靠天收，收的全是老柴柴的荒草。岗地被称为畚地，畚地没人要。

土地承包，好地抢着要，畚地没人看上眼。村里几个主事的人商量，不能让畚地闲着，送给我二叔种。我二叔没推，乐呵呵地接受了。几个主事的人舒了口气，对着我二叔傻傻地笑。

我二叔还有个称呼，老老少少叫他畚哥。畚哥种畚地，匹配。

村子里对畚有定位，吃饱知放碗，下雨天知往家跑，就不畚。我二叔这两样都行，应不是个畚子。但村里人喊他畚哥，原因简单，人家挑担挑八十斤，我二叔非挑一百斤；人家割稻割一垄，他非割两垄……如此等等，怎么不畚。

还有件事，让我二叔的畚出了名。一年大雪天，我二叔从路边拣回了个女子，我二叔好吃好喝待女子，女子病了，在我二叔家猫了一个冬天，开春腰肢扭扭走了。

我二叔碰也没碰女子，临了，连女子的名字都不知道。还是女子走了多远，回头喊了一声：我叫香菱。对着村子喊，不见得是喊给我二叔。

我二叔的畚名坐实了，猫

都知道吃腥，我二叔不知道，实畚，由此有了畚哥的名号。

村里人说，畚哥活该当寡汉条，畚得不知什么什么事。

我二叔不当回事，对我说：畚哥就畚啦，我看是他们畚。

畚地在我二叔名下了，我二叔迫不急待地去了岗地。岗地荒得很，野草扎脚，野藤走走停停，让人迈不开脚步，土却硬得要命，一锄头下去，最多砍个白迹子。还没到秋天，低矮的草就全枯了，我二叔点了把火，火在地上浅浅舔，少有的几只蚂蚱往天空飞，火弱，蚂蚱一只只飞远了。

我二叔开始在畚地上出力，草根板结，我二叔拿锹用锄，一寸寸剖开泥巴，将草根拽出来。草根扎得深，草一岁一枯荣，根却一代代活着，向泥土深处钻。

村里人指着我二叔出力的身影对孩子说：别学畚哥，只知出畚力，畚地种不出好庄稼，一辈子打寡汉。

我把这话学给我二叔听，我二叔甩甩手，他手上正好趴着只青虫，二叔说：有畚人，没畚地，走着瞧。

二叔在畚地上“翻过不少花”，种过花生，种过棉花，种过山芋，甚至种过早稻，岗地上缺水，种了不发旺，我二叔用尽了

N

月光城 小小说

畚地

张建春

叶琼和许秀真是公司售楼明星，因为业绩好，公司奖励云南游。机会难得，同事都很羡慕，但是叶琼没有去，她把嘉奖兑现成现金，寄给妈妈治病。许秀真则拿着机票，心情美美地登机了。

这是几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，房地产开发正热，仿佛建多少楼都能卖出去。老板忙着拿地皮，售楼员忙着销售，楼房从市中心一直盖到近郊。突然之间，房价停滞，再后来，房子掉价了。

资金压在地皮和房子上，贷款利息却无时无刻不在生成，老板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。为了节省开支，公司一楼只留下叶琼和许秀真两个售楼员，还有一个保洁阿姨。

月底了，公司没有卖出一套房子，临近下班，叶琼望着门外发呆。街道清静，没有什么人，几只小鸟在开花的树上跳跃，又突然飞走了。一个身穿白体恤的男人从马路对过穿过来，径直走进售楼处。

叶琼连忙起身迎上去：“先生您好，我是您的置业顾问叶琼，请问您……”

白体恤单刀直入：“我想了解一下大户型。”

“好的。”叶琼带白体恤走向沙盘。售楼员最喜欢这样的客户，目的明确，省劲，“咱们家最具性价比的是这款143平米的房子，一梯一户设计，零公摊，赠送飘窗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我给您详细介绍一下。”叶

琼看了一眼白体恤，对方的眼神锁在这款户型上。根据以往经验，这位客户值得花点时间和功夫。

保洁阿姨正在拖地，看到叶琼给客户介绍楼盘，绕到旁边去了。

“咱们园区在近郊，但是周边医疗、卫生、教育这几大块都已经配套成熟，交通也便利，后期，我们将完善物业，修建地下车库……”叶琼介绍到一半，电话铃响了。按常理，这个时候来电话她是不接的，但是今天例外。

恰巧许秀真端着咖啡走过来，给叶琼使了个眼色，冲着白体恤说：“先生，这是我特意为您冲泡的咖啡，口感香浓，咱们边喝边聊。”

叶琼感激地看了一眼许秀真，退到角落里。

电话是妹妹打来的：“姐，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医生说之前的用药已经出现耐药性，常规治疗无药可治……医生提供了另一种治疗方法，见效快，副作用小，能确保患者生存一年，就是……费用太高。”

“多少？”叶琼在心里猜测出几个数字，又迅速抹掉。

“十万。”妹妹语气里带着哭腔：“太高，我做不了主，你也知道我的情况……”

叶琼一惊，反复掂量着这个数字，先是考虑值不值，然后想的是有没有。

“没事，你婆婆身体不好，孩子上大学，全靠你一个人，够紧

D

月光城 小小说

掉价

张海英

畚劲，年年有收，却是仅收个“三五斗”。

我二叔不甘心，竟把家搬到了畚地上。说是家也就是两间草棚，我二叔一个人，一个人上了畚地，一家就搬去了。

畚地面积不小，十多亩，自古被扔在一边长草，草也长不好。我二叔在畚地上下功夫，糊口是可以的，广种薄收，多少有点余项。

二叔的家就成了独自的一户，夜里灯亮在高位，像是在给岗下的一个村子点灯。

我高考失利，愁闷得很，我二叔拉上我去他家，看他的畚地。畚地上的玉米之类纠纠缠结，但一律长穗。我二叔说：畚地长庄稼，只是比好地难，可也长。我二叔有些哲人的味道。我二叔又说：年年种，总有结大穗的日子，不种才是畚地。

我陪二叔种了几天畚地，又拿起了书本，书本也是地，不种不出庄稼。后来我考取了京城的大学，我二叔特意给我烤了玉米，说：畚地结的，不比好地小。

再之后，村里的人陆陆续续进城，地撂下了不少，城里钱好挣。我二叔拣了不少地，辛辛苦苦地种，畚地也舍不得不种，和拣的地一样下力气，甚至功夫下得还多。

巴了。放心，治疗费我来想办法。”

“十万保一年，姐，你要想清楚。”

叶琼抬起头，想要做出一个重要决定，却看见许秀真和白体恤放下咖啡，戴上安全帽，奔楼盘去了。

“想清楚了。咱们先治着，现在医疗发达，每年都有新药问世，说不定明年就有特效药了。”叶琼这样说着，是安慰妹妹，也是安慰自己，尽管这希望极其渺茫，但是，她愿意试试。

“好的，姐，医生让尽快凑钱，我看看能不能跟朋友借点。”

叶琼跟几个朋友通电话，大家没说不借，嘴上的不确定让叶琼的心里更不踏实。许秀真和白体恤回来了，两个人有说有笑，俨然熟人。有那么一瞬，许秀真仿佛握了一下白体恤的手，只一瞬，叶琼怀疑自己看错了。她眨了眨眼睛，抖擞了一下精神，朝他们迎上去。

“谢谢秀真。”她冲许秀真点了下头，把身子挤进他们中间，隔开了白体恤。

“看来您对我们的房子很满意，是哪一套，我来帮您把把关。我再给您做下预算，如果价钱合适，我去找领导，给您争取最大的福利。”叶琼对白体恤展现出的热情，足以融化寒冰。

许秀真不愿意了：“叶琼，这套房子是我带他看的，楼层和采光我都选最好的，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。至于房价，我已经给他最低价，你不用抢了。”

村里人劝我二叔进城去，凭一身力气，饭肯定吃得周正。我二叔说：我是畚哥，畚哥进不了城，畚地我得种。

我二叔的地越种越多，一个村子的地都归在了他的名下，时髦的话叫流转。我二叔成立了公司，叫“畚地”农业发展公司。公司驻扎在“畚地”上，畚地居高，看得清一抔好土好地。

我二叔办法不少，“畚地”除打了井，其它一律不动，不用化肥，不打农药，秸秆一律归田，鸡散养，猪四处走。水上了岗头，地鲜活了，连小沟、小塘也鱼虾乱蹿。

畚地有了名声，都说那是真正的农村。我二叔说：畚地是藤，藤要向岗下“印”的，藤伸过去结瓜。畚地常有人走访，网络时代传得快，“畚哥畚地”成了一时新鲜的网络词。

没想到的是香菱也奔着畚地来了，还拖来了儿子，儿子是有钱的主，香菱要儿子投资“畚地公司”。

儿子没二话，乡村振兴，他有责任。

村里人陆陆续续回，说是奔畚哥的畚地。

香菱在畚地上行走，常想起大雪的日子，想起我二叔面对她的畚样。

“最低价？”

“是的，最低价，我刚跟老板请示过了，特批最低价。”许秀真昂起粉脸，语气笃定。

在一旁看戏的白体恤终于说话了，他对许秀真说：“谢谢你的诚意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我们明天出去吃顿饭。”

“当然方便啦，人家还是单身呢！”许秀真语气娇嗔，如偶尔飘进屋里春花的香气，沁人心脾。

白体恤的身影消失在对面的楼群里，大街上空空荡荡，马路两边春花繁盛。

叶琼问许秀真为什么要跟她抢业绩，一个三岁孩子的妈妈还谎称单身，要不要脸。许秀真冷哼一声，饭都吃不上，要脸有什么用。

看着许秀真志得意满走出售楼处，叶琼叹了口气，掏出手想要给妹妹打个电话，保洁阿姨拎着拖布走过来说：“奇怪，刚才那小子是我家隔壁售楼处的，怎么到咱们这儿来买楼？”

“阿姨，你确定？”叶琼哭笑不得。

“确定。我之前就在那个售楼处干保洁，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被顶替了。我去找老板理论，你猜老板怎么说？”

“怎么说的？”叶琼很好奇。

“老板说，这属于商业机密，你说气人不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许秀真今天可有点掉价了。”保洁阿姨弯下腰，开始拖地，身后的地砖光可鉴人。